

## 艺术无界限 No Boundaries in Art

余强 Yu Qiang

石雅云（以下简称“石”）：如何在众多的设计学院、或者各个高等院校的设计专业中，获得竞争力，就需要有自己的办学特色。在这方面，四川美术学院的设计学院的优势在哪里？又有哪些符合自身的特色教学呢？

余：因为我们四川美院有这样的特色。首先从纵向来看，是它的传统、学统。因为从最早我们这个设计艺术学院最早的工艺美术，是国内办的最早的之一。我们当时最早办的是染织专业，李有行先生还有沈复文先生。李有行先生是流学法国的，福文先生是留学日本的。沈福文先生在日本式学的漆器，李有行先生是学的染织。这都是工艺美术那一块的。他们带来了这一套国外学习的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理念，回到国内之后，他们又把国内的一些传统的东西结合的非常好。所以他们创建了这个工艺美术系之后，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线在走。李有行先生他最早创立的这个色彩写生的一套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四个步骤，一种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色彩的一个途径和训练方法，从黑到黑白灰到复色，这样三个步骤的训练到现色，就是把色彩从千变万化的复杂的自然生态色中怎么样提炼出来，提炼成几个颜色，抽象成几个颜色，他是通过这样一种训练方法来把色彩提炼出来的。那么这套方法呢实际上在全国影响很大，是非常凑效的。沈福文先生在国内漆器界应该说是最早的，影响很大的，他还当过四川美院的校长。所以说四川美院在漆器方面应该说是国内领先的。只要说到漆器这一块都要提到四川美院，因为它的历史很长。所以我觉得四川美院的工艺系最大的特点如果从纵向来看就是它的学统和历史非常悠久。因为它从建校开始，实用美术就开始了，连绵不断。那么李有行先生我觉得他有两个很大的贡献，一个就是他自身的研究和教学，做的非常好，在国内很有影响。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在对学科的理解上，因为设计艺术这个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或者说是交叉性的学科，边缘性的学科，就它的性质而言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认识到的。那么既然它是一门边缘性的交叉学科，那么毫无疑问我们就应该尽量在跨学科里面做一些成绩，除了它本学科的内容之外，尽可能的去做一些跨学科的内容。比如说我们要尽可能多的了解到这个学科可能涉及到的别的相关知识领域，尽可能的去完善这些知识领域，所以我们理论教育这一块抓的非常紧。

石：现在国内学设计的人很多，您认为现在国内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设计人才？学校教育在培养这种人才的过程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余：应该说我们这个学校教育，学生出去之后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我们学院而言，是想培养一种能够系统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同时了解相关的理论知识，了解设计发展的历史、现状，以及将来的发展方向，同时具备现代的设计观念和实践能力，能够有独立的发展，有创新精神，能够在相关领域担任与专业相关工作的应用型人才。那么我们学院在这么多年以来，培养的设计人才还是挺多的，我个人觉得，在学校教育中，更多是一种能力的培养。当然一方面这种技能的东西也传授给你了，但是这种能力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我从前几届学生中发现，他们现在所学的专业并不是他们以后出去所从事的专业，但是他们却具备了这种能力，并且这种能力还非常的强。这个和北方的一些学校的教育就有很大的差别，川美的这个特色就特别突出——那就是氛围非常的自由。在川美，学生和教师之间可以自由的交流。现在我们学校的学生，在不同意见老师的观点时完全可以直言不讳，整个教学是非常自由和民主的。以前我没有感受，但是现在我越发的从中间体会到了一种教学相长，以学

论教。我当了老师之后这种感觉太强烈了。

石：刚刚谈到您自己也是川美设计系毕业的，那么您肯定也会感受到设计与艺术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您个人看来，设计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余：艺术、纯艺术和这些都是相通的。还有当代艺术的那种前卫，那种对观念上的东西，它很可能对我们产生很大的启发。因为现在提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后工艺。后工艺时代是否来临，这是南京艺术学院一个教授提出的，我看到一篇文章，觉得这就和当代艺术的关系非常紧密了。是因为当代艺术很多艺术家，他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一个工艺美术家。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他在做当代艺术的时候，他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手工在做，他在做的很多东西，实际上他往实用方面靠一下，就变成了我们所说的实用艺术品了。这里这种界限已经模糊了。就是说很可能我们搞陶艺或者陶瓷的，把实用品变一下，把造型做的更艺术一点，或者更前卫一点，他或许就更当代艺术发生关系，去参加当代艺术展览去了。这中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了。这就是说，如果他不把这个“用”考虑的很重，他是在他的造型上，或者是心态上有一些新的突破，就很有可能走到当代艺术的领域去了。后工艺时代就更前工艺时代不一样，前工艺时代是莫里斯之前的那一部分人，更多的内容是工艺美术跟实用的紧密结合，更艺术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但是现在，不是影响，而是干脆就是界限就模糊了。我很可能随时把它做成当代艺术，当代艺术也可能反过来。

石：您对现在学设计的年轻人有些什么样的建议？

余：我是觉得，我自己也是当学生过来的。我觉得四年的学习，的确应该珍惜。我在和同学交流的过程中就发现，有一部分同学是在努力学习，但有一部分同学对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重视很珍惜。真正花在学习和设计上的时间不多，这个时间真的是太荒废了。我曾经给同学们讲过这样一个道理，实际上我们一生中，划分成几个阶段来看的话，大学这四年的时光，真正是处在人生转折点的一个时期。是自己储备你将来要用的东西的时期，我后面要做什么事情。

石：您对设计艺术学院的将来有怎样的一些构想和展望？

余：我更相信的是我们现在这些中青辈的一些人。因为我们这一辈已经逐渐要把这一班交给中青辈的了，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很能干。

（访谈及录音整理：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

当代美术家

## 创新是一切的根本 Innov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Everything

潘召南 Pan Zhaonan

问：自中国高等教育设立设计专业以来，它迅速的发展为全国第二大高校专业。在四川美术学院同样如此，它现在是全校师生最多的系科。这也许与我们今天的都市生活有关，人们越来越关注设计在日常中的重要性。您作为一位设计师，同时也处在教学的第一线，为未来培养设计人才。能谈谈你对美院的设计专业、以及设计学科目前发展现状的认识吗？

潘召南（以下简称“潘”）：四川美术学院的设计学院，是在06年正式成立的。以前叫设计系。设计系下面再分各个专业。到06年的时候就把它专门成立为一个学院，分院。成立分院的目的就是为更好的成为一个教学部门，统筹管理整个设计大学科。教学以及今后的科研，包括各个学科的发展，对它一个有力的支柱。过去的教研室就演变成现在的系，它主要地目的是为了对外交流。有相对对等的一个条件和学科地位。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学生和规模不断在扩大，我们就是过去的一个专业，现在的一个系。比版画国画的都要多，而且老师也很多。二三十个老师，所以它规模的发展也是相当的迅速。那么改变了以后呢，从06年至今，已经4年了。从这4年发展的情况来看，还是非常好。过去系的编制，虽然在级别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毕竟在对外影响和作用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统筹安排它还是给我们带来了很有利的各个专业学科发展的作用。也便于我们内部的管理。

问：四川美术学院提出的办学特色是：“创作带动教学，教学指导创作”；同时，对于“实践”的需求，也是今天的人才培养模式化转型的热点问题。是否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学院成立了实验中心？能谈谈它对于学院在人才储备和培养、创造性和动手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和未来构想吗？

潘：现在的状况可以说非常好。因为实验中心可以说不是纯粹的机构，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管理机构。在全国的艺术教育领域，他都可以说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是一种教学管理、执行部门。但是这个执行部门他的作用在于近几年来，被所有的教学部门认同。因为他的一些方法改变了我们很多观念。就像刚才说的，美院的传统，是以创作带动教学。我们很早就让学生进入创作状态。不管是艺术创作还是设计创新，都在

寻求实现创作目标的方法手段。我们过去对基础没有像中央美院，中国美院这些美院一个特别严谨的过程，每个人都按照这个方法去教学。当达到他们的要求，每个人都很像的时候，学生的思想和观念已经被封闭在狭窄的空间。根本没有办法超越自己，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想象、丰富的创造力达到我们所要的艺术的高度。经过了封闭的标准化教学已经把他们的不像我们需要的人才。而四川美院的教学到今天有一个独立的面貌，是因为我们一直保持着学生刚进来的那种鲜活的状态。

问：您觉得中国现在需要什么样的设计师呢？或者说，一名优秀的设计师，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

潘：我们经常强调一点——创新，创新是任何学科的根本，不要说是艺术，你就学工科和理科你的目的就是创造，不然这个社会就没有办法进步，人类的文明就停止了。但是创造是不容易的，你必须在社会的经验和基础上才能完成这样一个变化，才能做出超越的一些行为。学生要学习的往往是前人的经验，我们把经验条理化，就变成了知识就传授给学生，在传授的过程中由于知识的限定性的很多条件，学生要达到这种创造性的目的就很难。我们说的创新特别是在设计类并不是说是盲目的。不是说我们想到一个什么东西就做出投放到社会上去，它跟艺术很不一样，因为我们所针对是社会的贡献。艺术所强调的是艺术家的个性，这是两个不同的途径、对象不同。我们不能把特殊的现象作为人才培养的共性，放在我们的学科教学的范例来做，这样会引导学生走向另外一个歧途。

问：“创意产业”是近年来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而设计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它与创作和产业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您觉得设计在艺术创意产业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潘：创意产业是现在政府想追踪的一个东西，也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城市发展已经完成了几个跨越的阶段。现在打的一张牌就是创意产业、文化产业，最容易出彩的肯定就是艺术创新能够带动整个城市社会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带动社会形象和城市形象。当然美术学院的作用在一个城市里面越来越受关注。因为它可以完成很多城市美化，提高城市竞争力，城市形象，包括社会文明的这种现象，它都可以完成这些任务，所以它的作用也越来越被社会所放大。现在很多会议，政府都会强调要把美术学院的一些专家和教师请到，过去这些会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好像方方面面的都会涉及到美术、美化、艺术的这些内容和话题。这个本身是个好的事情，但是中国往往是把活动搞成运动，这个也是一个趋势，我们担心政府的重视是不是一个形式上的，把这些专家提出的意见仅仅是作为新闻发布或是作为政府行为的点到为止，真正的作用是不是能够落实到实际工作的过程中，能够真正发生到社会效益中去，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客观的看待它。

问：您对未来的设计教育发展这块有没有什么构想呢？

潘：其实我们站在办学的这个角度来说，我始终还是相信我们的设计教育既然坚持了控制规模，给予教师相对学习的机会和时间的自由。对于今后的发展我们还是想继续保持教育学的这种传统和状态。一个是把我们教师的水平不断的提高，因为知识要折旧，教育学的方式不断的在更新，那么教师的能力和水平应该一直处于要提高和改变的这种状态，它也是一个动态。所以对于教师的这个教学水平的提高，每到一阶段就应该掐入性的给他们一些机会让他们在这个时候有时间去进修，而不是成为一个要么就是上课的专业活动要么就是做业务的专业活动。

（访谈及录音整理：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

当代美术家